

特56

152

新刻
改正

孟子

後藤點

一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朱熹集註序說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

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任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

迂遠而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

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比身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宣 宣是之時秦用商

鞅楚魏用只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

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終于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

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

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

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

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

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

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其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木。精非不先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主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

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備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畢禮厚幣以招賢士。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木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乘去聲。厭食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

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殺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米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厭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賈猶棄也。後不意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

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也。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深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

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香。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

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

民觀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鳥。鶴詩作鷖。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麋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白貌。於美辭。羽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

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宮音昌喪去聲耳女音汝此引書曰

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

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舜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比百不能行

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

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父乃役之也不可勝言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捕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社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比百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帛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

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水。然於五畝。故於墻下植菜。以供蠶織。重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古者養也。時謂孟子之時。如孟春犧牲。每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六命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友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在背。戴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

下之民至焉

羣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羣。鐵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及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備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所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

人以挺與。及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頂反。杖也。

以刃與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飲於民以養禽獸。

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賤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實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惡之惡。平聲。君者民之

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入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以入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

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塗獸食人之心然猶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

何至視之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

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公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亦其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汲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魏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歛濬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

少食所梗及歛易比阜上聲養奴豆反長上聲於刑謂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木也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

其父母兄弟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瀉瀉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卒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吾首君親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孟子曰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謂王以此而已怨王疑王則故紛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殺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不喪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定于一

語去聲。平。七沒反。惡平聲。語。口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

能一之

也。王復問也。孰能與之。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得殺入者也。如有不得殺入者。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敦。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兩盛貌。沛然。興起貌。御。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

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曰

車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者。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前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魚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之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故曰。可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

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鐘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

鑿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鑿却也敲棘恐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敲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相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敲

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議者然我之心不如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

惡乎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毋其本心王不能然故也

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鑿鐘又不可廢於此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明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此心之於我何也

王著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一羽而不足以舉一石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一髮之末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

戚戚心動貌王因孟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不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

獸而功不立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新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

白也鈞二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棟新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入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

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躡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真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養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

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

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

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其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

且短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二者為快也然二事實非

人心之所快有其於殺敵之生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

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

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

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

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

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比皆平聲辟與隣同朝音潮使隣近習聲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

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

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鄙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

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郢

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鄭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眾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

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及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朝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及不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

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度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

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下同輕猶

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

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

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當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莊暴，見於王曰：王曰：王

嘗謂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

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音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人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感子六及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

昔樂器也響也疾首頭痛也蹙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

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商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且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

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乎對曰於傳有之

直戀反囿

者蓋有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鏡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

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

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

事小事大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獲音惠醫音音句音鈞仁人之心寬洪測幽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葛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獲醫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理故曰畏天包含備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絕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無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實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退徂苒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退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苒詩作旅徂苒謂密人侵阮徂苒之象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

之勇也而武王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

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

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禦大事夫

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洽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

皆非理也不得而非其

皆非理也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垂海而南放乎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景公名轉附朝無比白山名也遺宿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職也魚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諒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覓也。歛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若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

讓。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

憂

明古縣及今。謂晏子時也。師愛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賄賂側目。貌有相也。讓。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所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無道。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亦先王之亡。而土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魚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

在君所行耳

景公詭天戒於國。出令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

是也。其詩曰。君君何尤。章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大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

同音。敕。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心自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

能高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子。釋之。以為臣能高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子。子之言。可謂

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存。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譏而不征。澤梁無筴。罪人不孥。老而無妻。白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

云芻矣富人哀此茆獨與平聲芻音奴縲姑頑反芻工可反芻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

田九百畝中書井字東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芻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道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芻可也幾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知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稟平稟思戢

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候稟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比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感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

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

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偕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

之樂與夫好勇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
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
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在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
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
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

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友也則凍餒其

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 曰士師不能

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

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

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

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

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

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賤尊疏賤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祀之常也然

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祀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

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矣左右皆曰可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

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也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人才至於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

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總友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

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

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亦曰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矣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

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

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

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

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

教玉人彫琢玉哉

鑑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王人王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多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

愛國家不如愛王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於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我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大然命之絕不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董食雷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董音丹食音嗣算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

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服其民有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種及後胡禮反兩引書此句尚書仲虺之誥文也

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董食雷漿以迎王

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

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息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意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建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

令及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裝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 旌與耄同倪五稽反及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

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

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下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

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之後得及之也君無

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

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

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君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及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魯楚重齊魯重楚重

問去聲 孟子對曰是謀非首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 滕國名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魯楚重齊魯重楚重

是可見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

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屠焉非擇而取之不得

已也邠與國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屠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

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天音扶彊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存天下

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且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以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

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事焉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三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屠焉邠人曰仁人

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鹿麋之皮也幣帛也屬音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

也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勿去又謂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身所能守也當教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

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上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答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若出則必命

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不知所之敢請公白

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不知所之敢請公白

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除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與君車也如馬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毋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

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

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魯

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不見

也寡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不得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慶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

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不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得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